

〔德〕米亚姆·普雷斯勒 著
阮慧山 焦海龙 译

安妮传记

——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德〕 米亚姆·普雷斯勒 著
阮慧山 焦海龙 译

安妮传记

——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妮传记: 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 (德) 普雷斯勒
(Pressler, M.) 著; 阮慧山、焦海龙译. - 北京: 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99.9

ISBN 7-5062-1853-4

I. 安… II. ①普… ②阮… ③焦… III. 安妮-传记
IV. K835.1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207 号

Copyright©1992, 1998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Beltz & Gel-
berg, Weinhei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9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
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书 名: 安妮传记

著/译者: 米亚姆·普雷斯勒 著 阮慧山 焦海龙 译

责任编辑: 黄建沂 赵保国

装帧设计: 风子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825055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权登记: 图字 01-1999-2329 号

ISBN 7-5062-1853-4/Z·171

定价: 15.00 元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已获得 Julius Beltz 公司授权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前言

就像我所期盼的那样，一篇传记应该叙述某个人的生活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实际上却又是怎样的；应该叙述哪些需求得到了满足，哪些天赋和渴望得到了发展和鼓励，而哪些却受到了压制，为什么受到了压制；应该叙述传记中的人物因为哪些原因而作出了哪些决定。我对这些理论也很感兴趣，只是在写安妮传记时使用这些理论要简单一些。安妮·弗兰克还不满 16 岁就死了。她生命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强制性发生的，由她自己来做决定的机会是很少的。她是大资产者的女儿，她是一个犹太人；在她 4 岁那一年，在她的家乡——德国，一种政权通过选举上台了，这种政权不允许安妮活下去，而且它最后也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就有必要把安妮一生的经历，同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放在一起研究。安妮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容易使人们或者变成牺牲品，或者变成凶手。

同样重要的是对安妮本人的研究，她的每一篇日记都生动地记述了她自己的情况。她写给吉蒂的那些信对读者来说就好像是写给读者中的他或她的。安妮希望这些信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想，人们对这些信也不会无动于衷的。有时我吃惊地发现，在身心发展方面，安妮和别的许多青少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有时她的自视甚高让我生气；但同时我又感到高兴，因为她对于自己来说是那么重要。当我有时觉察到不同的时空已把我们隔开的时候，我觉得她离我很远；同时我又觉得她离我很近，就好像她是我的女儿一样（我的女儿们也是作为犹太孩子来到人间的，也生在德国，不过是生在一个好一些的时代里）。

米亚姆·普雷斯勒



解 放

我们又一次成为了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由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就很难想像奥斯威辛集中营在被解放的那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形。奥托·沃尔肯是维也纳的一位犹太医生，当时被关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男子隔离营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奥斯威辛度过最后几天的。像奥托·弗兰克（安妮·弗兰克的父亲）一样，他是幸存者之一。

1945年1月17日。一个昏暗的冬夜，一切都被大雪覆盖。作战前线离集中营越来越近，前几天经常听到的前线上的枪炮声在那天停了下来。突然，集中营里响起了刺耳的锣声



和疯狂的叫喊声。奥托·沃尔肯从他躲藏的地方看到了被关押的人们被集合起来清点人数，然后被带走了。他听到了集中营的铁门在他们身后被关上，链子哗啦作响，锁也被锁上了。他明白俄国人离这儿肯定已经很近了，慢慢地在他的心中萌发了这种希望：在好几个德国集中营里关了差不多7年之后活着从这个杀人工厂里出去。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担心纳粹分子在最后时刻会用随便一种方式或方法来处死还活着的被关押者。不一会儿，他就被命令写出病人的名单——写出还有力气走15公里的病人的名单，写出所有还能走5公里到奥斯威辛火车站的病人的名单，以及写出那些根本没法走的病人的名单。被关押的病人们一下子陷入了混乱之中。没有人想留在集中营，他们大哭起来，哀求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还能走的病人名单中。奥托·沃尔肯恳请他们继续躺着，并向他们保证他不会离开他们。一项命令传了下来，要求人们把纸张和文字材料都送到文书室里去。这时，沃尔肯犹豫了，因为他除了填写了一些死亡原因只允许写“心脏病”、“肺炎”或者“逃跑中被击毙”的正式死亡报告之外，



自己还秘密地记下了许多被关押者的真正死因：“饿死”、“殴打致死”、“拷打致死”和“毒气毒死”。他不愿意交出这些自己秘密记下的文字材料，所以他只是把那些正式的病历交到了文书室，这些病历在那里随即就被烧掉了。他把自己那些重要的秘密记录藏了起来。

然后就传下来医生和护理员要随同病人一起出发的命令。沃尔肯决定不随同他们出发，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行军中没有活下来的机会。此外他还得照顾一个意大利男青年，他曾经在毒气室救过这个男青年的命。他知道这个男青年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走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得背着他走，他怎么才能背着一个人走完这么长的路呢？他自己的体重也只有 38 公斤。

最后他把自己藏在一个垂死的病人的草垫下面，然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等一切差不多都归于平静之后，他爬了出来，组织了一个救助行动来帮助还留在隔离营中的 3000 多名病人。

就在那一天，盟军对奥斯威辛城进行了轰炸，在轰炸中发电厂被破坏了。集中营里现在没有电，也没有水了，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活



下来的希望减小了。几个体力还可以支撑的被关押者在半米深的雪里挖了两个水窖。他们在铁丝网篱笆上剪了几个洞，以便情况危急时能从那里逃出去。为了找吃的东西，他们把仓库打开了，在里面发现了面包、茶叶、糖和谷物糝子。

党卫队还是一直没有放弃这个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里还有一支掩护撤离的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后，一个俄国战俘发现了一支步枪，他非常兴奋，就用步枪向天上打了几枪，这时突然出现了一队负责安全的党卫队员。他们仅仅是找不到那个开枪的俄国战俘，就把所有还在集中营里的俄国战俘赶到一起，拉到一条沟的边上枪毙了。晚上，党卫队点燃了邻近的“加拿大”^①，“加拿大”的各间房子里都塞满了各种衣服，一直塞到了天花板。被关押的人们用饭碗把雪扔到挨着仓库的棚屋顶上，以

① “加拿大”是集中营里一个常见称谓，指的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放财物的仓库。从被关押者以及从那些一送到集中营就被处死的人那里掠夺来的财物就分门别类地存放在这个仓库，以备运走。——作者原注。



防止棚屋被火苗和火星引燃。此外他们还从燃烧的“加拿大”里给生病的人抢出了几件衣服。好在到了早上风向变了，棚屋被烧着的危险过去了。

党卫队还是一直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一天，集中营里架起了机枪，每间屋子的前后门都有党卫队站岗。集中营里笼罩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紧张气氛。接着机枪又被收了起来，党卫队也乘坐一辆货车走了。在1月24日，党卫队又重新出现了，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把集中营里还活着的犹太人带走。沃尔肯想在一间波兰人住的屋子里找一个藏身之地，却被他们扔了出来，他们说：“这是雅利安人^①的屋子！”沃尔肯把自己藏在了粪便里，藏在了沟形厕所的粪便沟里。在1月26日到27日的晚上，一阵剧烈的爆炸打破了寂静，为了不让所发生的事情留下痕迹，党卫队把5号焚尸炉炸掉了。在接下来的白天里，大约是下午两点钟，在集中营里的路上，两个包得严严实实的

① “雅利安人”在纳粹用语中表示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译者注。



人脚步沉重地走在雪地里，他们还拉着一个上面有一挺机枪的雪橇。在他们的皮帽子上是苏联军队的红星。奥斯威辛集中营——它的名字在以后成了种族屠杀和没有人性的同义词——从此不存在了。

在1945年1月27日这一天的晚上，几百辆军车驶入了集中营，俄国军队解救了还留在集中营里的生病的和虚弱不堪的被关押者。一个俄国军官用犹太德语^①向他们保证要采取一切救助措施，包括向他们提供饮食，生病的人也会得到必要的护理。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喝到了里面有几小块肉的汤，汤的味道他们差不多都记不起来了。医生和护理员也来到了集中营。尽管如此，在集中营被解放以后的短时间里，还是有上千名幸存者因为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折磨而死掉了。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1940年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修建的，在1945年1月

① 犹太德语是指在中欧和东欧的各国犹太人中通行的一种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译者注。



Auschwitz

奥斯威辛集中营



27日，这个“行星式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狱”，这个“死亡工厂”，不复存在了。至于有多少人在奥斯威辛被谋杀，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大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是这么说的：“……到集中营被苏联军队占领为止（1945年1月27日），在集中营里有成百万的人被残杀了，被谋杀的人中主要是犹太人。”（这里的“成百万人”和事实之间的距离多大呀！这种表达使人们忽略了被谋杀的单个具体的人的苦难生活经历，使人们无法看清这种事实。当人们列出死难者名单时，人们过于轻松地——也许也是很乐意地——使这样一种事实失去了意义。为什么是苏联军队“占领”集中营，而不是“解放”集中营呢？“占领”这个词听起来是指非法的行为，例如像德国人占领荷兰就是这样的。而苏联军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做所为，是要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的。）

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研究了 this 毁灭性集中营的历史（也研究了对于这场种族屠杀而言同盟国的疏忽和不当之处）。他介绍说，苏联军队在那时发现了 650 具尸体和大约 7600 名幸存者，1200 人在奥斯威辛的主体集中营；



5800 人（其中 4000 人是妇女）在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还有 650 人在莫诺威辛集中营，它属于奥斯威辛的外围劳改营，关押在那里的人都为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无偿劳动。在这些数字后面隐藏着单个的具体的人。奥托·弗兰克，即安妮的父亲，也是当时被解救者之一。

他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感到兴奋、放松和解脱吗？许多被关押者在以后介绍说，他们都是很麻木地经了解救，他们并没有把解救看作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和一个一直都在期盼的时刻。在通往地狱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之前，他们得确定在死里逃生之后不会再过那种他们刚刚从中逃脱出来的生活。饿得半死的被关押者中的大多数人都病了，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没有过度的激动。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中的谁还活着。除此之外，他们经常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们已经没有家了，他们也没有前途和希望，就像人们以后称呼他们的那样，他们是真正的



“Displaced Persons”^①。

奥托·弗兰克的感受也与此相似。希特勒刚一上台，奥托·弗兰克就失去了他的家乡——德国；如果说他那时对家乡还有希望的话，那么他剩下的那点希望在奥斯威辛也肯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肯定曾经在集中营里转来转去，惘然若失地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寻找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在荷兰躲藏的人。他谁也没有找到。在彼得·范·佩尔斯被党卫队拉去参加一个所谓的疏散行军^②之前，他倒是还见过彼得一次。

奥托·弗兰克那时还劝彼得躲到病人住的棚屋里去，可是彼得决定去参加疏散行军，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还不错。奥托·弗兰

① 英文，意思是“由于迫害而离开原居住地的人”——译者注。

② 在苏联红军逐渐逼近的时候，纳粹分子企图对东部集中营里还活着的被关押者进行“疏散”，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带到位于德国或者奥地利的集中营里去。这种疏散行军在以后也被称为“死亡行军”，因为在行军中所有走不动的人和仅仅是绊了一跤的人都被在旁边监视的党卫队残忍地开枪打死，然后扔在路边——作者原注。



克在自己获得解救后并不知道彼得的情况，他是以后才得知：彼得从“死亡行军”中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在1945年5月5日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于盟军到达这个位于奥地利的集中营的三天之前。

奥托·弗兰克和别的被关押者一样，瘦得就像骷髅似的，当然也就不能进行清晰的思考了，也设想不了太多的情况。他只有惟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家”，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但愿她们都活了下来。“回家”就是要回到荷兰，回到位于普林森葛拉赫特大街的房子。他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的躲藏者在那里从1942年7月一直躲藏到灾难来临的1944年8月4日，他的公司也在那里。最后，“回家”也意味着去看望在他们两年多的躲藏生活期间冒着极大个人风险照顾他和其他人的恩人们：蜜普·吉斯和詹·吉斯，维克多·库格勒，约翰斯·克莱门和贝普·弗斯库吉尔。

人们不能这样设想解放，想着苏联军队到了集中营之后，马上跟着就来了红十字会和其他的救援组织，然后就是分发食物和药品，建